

●湘西南诗会

邵东诗群作品展

在萍洲岛

钟石山

潇水走了很远
湘水走了很远
我走了很远
我们于萍洲岛相会

端坐于洲尾
左手放入湘水
右手放入潇水
轻轻拨弄

背靠南风
背靠萍洲书院
眯上眼睛
我离橘子洲头便越来越近

今夜我在山顶看星星

邓星照

是星群和风把我留在山顶
仰望和感动是我一个人的事
时光缓慢地掠过
黑暗中的每一株草木
它们气息浓郁，沉稳而安静

我还是要下山，顺着流水的方向
回到广大的人群
和深情的土地
我坦然、坚毅而宽容

是爱和责任

把我们长久地留在人间

粽香悠悠

唐志平

小时候过端午
邻居家的粽香诱人
更诱人的，是煤油灯下
父亲口中的
蓝墨水的上游，屈子怀沙
是这香味的由来
和划龙舟的渊源

如今，粽子形貌多样
口味多样
不变的，是父亲传下来的故事
让我和我的孩子们
依然获取动力和营养

故乡

吴和君

几缕炊烟绕行在布满青筋的手指间
越过低矮的青瓦檐
不知去向，一只归巢的乌雀
在门口老槐树枝桠上，不知为何突然有了停顿——
它的鸣叫划过一道无规则的弧线……

一列火车悠长的汽笛声
忧心忡忡地闯入前方的暮色
打破了小站的寂静
一个人简单的行囊，重了几分暮色，也重了几分

不知名的风
轻敲着城市陌生的窗
窗外月色如昼
多少人没有远方，就有多少人没有故乡

写意江南

宁君

远山迢递，阡陌纵横
风牵着绿任性蔓延
嫩柳枝抽打着蛙声
催醒荷叶田田

烟雨如期而至
小巷曲径处
有一袭青衣，一柄油纸伞
青石板街道两旁
黛瓦青墙，朱檐琉璃

虚掩的西楼
仿佛有一双洁白柔夷
无力推开朦胧暮色
摊开一张素绢
绣下这如梦如诗般的江南

看到

王唯

半枯的树开了一朵玉兰
只有站在四楼窗口的我能看到
我内心升起的喜悦
只有那株绽放花朵的树能看到
当我下楼买菜
路过那棵树

我们含笑致意
擦肩而过

捕捉春光

李红霞

此刻，碧水荡漾
万物在晨露里醒来
青草密集的土地
牛埋头反刍春光

风早已备好花香
背相机的返乡客
用镜头抵达
故乡的深处

那点点金黄
撩起思绪
有感动，悄悄地
和春天一起生长

老屋

刘超武

像个入定的老僧
老屋，只留下空与寂
回应我含泪的眼睛

屋后的茅草
以主人的姿态
占领着庄稼地

我在春天里
等仲夏的夜
等飞舞的萤火虫
等彻夜嘶鸣的蝈蝈
等一把老蒲扇
慢慢摇出童年的光阴

醒来

罗红英

清晨，有鸟儿摇响闹铃
村庄模仿母亲，“吱呀”一声打开大门
一粒鸟鸣模仿露珠，滴进花的蕊里
一颗露珠模仿阳光，慢慢褪去羞涩
一条小溪模仿牧童，吹响悠悠短笛

傍晚，一缕炊烟模仿母亲
喊我回家吃饭

梦中，村庄时常模仿母亲
喊我常回家看看
乡愁，应声醒来

劫数

杨秀

很想匀一半金色
填进眼里。而悲伤
却如野草般疯长

心里的湖水，随时会决堤
爱我的人独自藏进土里——
他藏得那么深

从此，我爱着一个影子
爱着阳光遗留在大地上
那幽暗而又飘零的部分

读你

刘兰岚

捧着天上的白月光
夜色在读它，流水在读它
古人在读它，我也在读它
读了千年……

在溢满深邃的路径里
划出一道口子，摊开想象
梦游唐风宋雨的曼妙
在不经意间轮回、辗转

而你
却走了过来……

萍洲书院

龙新

一叶扁舟
满载一船风骚
在蓝天碧水间逍遥

石阶 青瓦
把历史的轨道
铺开

潇湘水 汉白玉
将几千年的故事
诉说

钟声悠悠 庭院深深
回廊缭绕 竹林郁郁
人随心走 心随人走
走着走着
已成历史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写茶的宝塔诗，甚为有趣：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铤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茶何曾只是慕诗客爱僧家呢，它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它也无需白玉红纱，陶瓷瓦罐亦可泡茶。被西方人称为“神奇的东方树叶”的茶，究其实就是一种树叶！它压抑着社会的浮躁，制衡着人类的物欲，洗涤着混浊的杂念，给人们一份清醒，一份自然，一份返朴归真，一份乡土气息。咖啡可可，属于浓烈的都市文化，而绿茶一杯，才是泱泱大国的老庄精髓，是气定神闲的东方表情。

带着一罐新制的绿茶，我离开了古丈，也将一脉绿色带回了都市。

（陆曼玲，1954年出生于武冈，曾任邵阳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品 绿

陆曼玲

采进了竹篓，带着初春的雨露，带着泥土的芳香，去另一方天地绽放，把绿色辐射到廊桥竹楼、酒肆茶庄、客厅书房，让一缕春色永驻人间。

智慧的调皮的茶，是在和人捉迷藏呢！它脱去了鲜活的外衣，缩手缩脚变成了干练的老者；它褪去了娇艳的碧绿，改头换面成了内敛的褐色。但那只是迷惑你的伪装，当你抓住了它，将它泡进滚水里，那茶便慢慢舒展开来，那绿也一点点洇染出来，杯中就春意盎然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茶啊，净身于日月之下，生长于天地之间，受阳光轻抚，吸雨露精华，便自有一股灵气。虽经翻炒揉搓却初心不改，只将耀眼的绿隐藏贮存，待滚烫的召唤来临它便还原本色，溢出清香。

周作人先生在散文《喝茶》中曾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

最难忘那年去湘西，到古丈正是午饭时候，随意走进一路边小店，见厨房里摆着刚从山上采来的竹笋和薇菜，堂屋里则是一筐筐新摘的嫩绿的茶叶。

拣几片茶叶细细咀嚼，似是把春天含在了嘴里，绿色的汁液徐徐沁出，一丝清香，一丝寒凉，这就是绿色的味道吗？

店家小主把鲜叶倒进一口大锅里不停地翻炒，然后倒入簸箕中反复揉搓，揉搓后又倒入锅中翻炒，待我们吃完饭，那锅里的茶叶已半干。小主人烧开一壶山泉，将刚制的茶叶放入壶中，给每人倒了一杯茶水，那种清冽香纯一下就征服了我们的嗅觉和味蕾。

端着茶杯走进茶园，放眼望去是铺天盖地的绿，那绿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整个山头除了穿着花衣的采茶姑娘，竟没有其他颜色。走近茶树，只见一簇簇嫩芽娇柔地立在枝头，绽放着似黄似绿的妩媚，下面的老叶以深绿的宽厚，托着这群刚冒头的孩子。老枝新叶，就这么传承着绿色，更替着生命。

采茶姑娘的手像蝴蝶一样轻美地掠过枝头，那翠绿便被



黄桑六鹅洞瀑布 卿菊莲 摄

●百味斋

母亲的心愿(小小说)

陈海红

母亲有个心愿，我却不知道是什么。

那天中午，母亲打电话叫我回乡下，说宰了一只鸡。我刚上任，一摊子事等着处理。大小饭局，我请人家，人家请我，从月头排到了月尾。我实在分身乏术，直接跟母亲说，没空。

母亲说，家里的老母鸡宰了。我有些惋惜。我和妻子都喜欢这只老母鸡，它下的蛋，又大又圆，两个孩子都用它的蛋来补充蛋白质。我跟母亲说，老母鸡肉太硬，不好吃，很多人都不吃。而且，老母鸡鸡头的毒素高，鸡脖子淋巴多，鸡屁股病菌多，是万万不能吃的。平日里，鸡头、鸡脖子、鸡屁股都被母亲吃了。

我煮了一个晌午，你得回来。母亲在那头哽咽。我不得不赶回家。母亲已经把一大盆的鸡肉端上桌子，喷香喷香的。这么多？趁儿子不在，我啃了一只鸡腿。公鸡也老了，一块宰了煮。我十分诧异，那只公鸡是母亲的宝贝，一身羽毛，通红似火，“喔喔喔”的打鸣声，嘹亮，威武。重要的是，这只公鸡和我的小儿同年，拉长脖子，和小儿一样高。小儿和这只公鸡投缘，每次回家，手里总有扔不完的玉米粒儿。

母亲把碗筷递过来说，赶紧吃吧，知道你忙，事多。吃不完的，打包回去。你也吃。我挑出一块胸脯肉，轻轻放进母亲的碗里。母亲看了一眼，徐徐地把肉夹回盆里，颤颤地说，娘老了，吃不动。说完，母亲把头偏向一边，抬起手，用袖襟抹了抹眼角，低着头走开了。不知母亲是真的吃不了，还是舍不得，亦或是不忍心，毕竟这只老母鸡和她处了六七年，有了感情。

我瞥了一眼，母亲的眼角淌着泪水，袖口润湿了一大块。我把口中的鸡肉咽进肚里，放下碗筷，打着嗝说，母亲，别伤心。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逃不过，何况是鸡。母亲说，娘老了，怕是也逃脱不了。娘这辈子，苦尽甘来，有个出息的儿子。儿子给家里争了光，添了彩，本该知足了。可是，娘还有一个心愿。

我正听着，母亲却突然没了下文。

母亲把剩下的鸡肉打了包，叮嘱我尽快送回家。我刚上车，母亲追了出来，从身后甩出一把鸡毛掸子，交到我手中，缓缓地说，娘老了，这是娘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娘这辈子，没其他奢望，只求……母亲吞吞吐吐，又突然没了下文。

下午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会后还要处理几件紧急的事情。我把鸡毛掸子和鸡肉端进车尾箱，急急忙忙往城里赶。

我直接去了单位，马不停蹄地开会，谈话，奔赴饭局，直到两天后，被车上的气味呛到，才想起尾箱的鸡肉来。我捏着鼻子把鸡肉和鸡毛掸子捧出来，扔进垃圾桶，从单位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母亲的鸡肉被我糟蹋，很不是滋味。快到家了，我突然感到那把鸡毛掸子别有不同，掉头返回单位，捡起鸡毛掸子，冲洗干净，放回车上。我很庆幸找回了这根鸡毛掸子，上面的羽毛全都来自那只老母鸡和大公鸡，红黄相间，长短搭配，一圈一圈，紧密缠绕。我捏着这把鸡毛掸子，像拎了一把秤砣，忽地沉重起来。

如母亲所说，她老了，没多久躺进了医院。我还是很忙，离开办公桌半个小时都不行，没多长时间陪在母亲身边。母亲临走前，已经无法言语，我把脸贴上去，隐隐感到她在说：孩——子，听话……

“听话”两字把我拉回童年。小时候，每每犯错，母亲都会捏着一把鸡毛掸子，佯装打下来，嘴里反复念叨，再不听话，打你屁股。

母亲是一名下乡知青，母亲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后来，母亲嫁到村里，成为地道的农民。母亲走了，我却不知道她的心愿是什么。母亲留给我的，只有一把鸡毛掸子。我把它带到办公室，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每彷徨不安，犹豫不决时，我都会静静地望着它，直到心如止水，清风自来。

（陈海红，新宁县人，作品散见《微型小说选刊》《长沙晚报》《羊城晚报》等刊物）